

國學小叢書

古代政治思想研究

謝无量著



古代政治思想研究

第一章 緒論

中國古代學術，以春秋戰國之世爲最發達，政治學說，也到那時候纔有可以研究的系統。其顯而易見的，就是那時候的思潮，分做南北兩派。因爲他們所根據的原理不同，所以在政治上應用的主張，也是不能一樣的。北派以孔子爲宗，南派以老子爲宗。北派一系相承，由孔門以至孟荀，均是儒家本色；南派則自道家流爲縱橫家，法家，較爲複雜。兩派的思想，中間雖也經過若干的調和，但是他們根本上的區別，終是劃然不可掩的。

再進一步說，北派的政治思想，可算當時的新學，南派的政治思想，可算當時的舊學。北派言必稱先王，他們所擁護的是文武周公的制作，現代的法度；南派就要推到神農黃帝，是他們學派的遠祖。北派通體說個王道，唐堯虞舜，不過做個

陪襯，也可以說他們追慕的是帝道。南派政治主張的極端，就是皇道；拿他們的道理來小用，就是霸道。所以北派講的是帝王政治，南派講的是皇霸政治。兩派的政見，是根本衝突。儒家始終反對霸道；對於皇帝王的政治，南北兩派，雖都常常說起，但子細看來，却是北派傾於帝王政治較多，南派傾於皇霸政治較多。

北派爲甚麼是當時的新學。中國古代國家的組織，到夏禹平定水患以後，交通便利，漸有統一的規模。夏時常常內亂。及商湯革命，那後代的嗣王，沒有雄才大略。直等到周初，出了周公一個卓越的人物，纔想建設周朝的統一制度。他著一

部簇新的周禮，當時曾否實行，後來學者，頗以爲疑。就令果真實行，亦不過在北

方一小部份地方，或在一最短時期罷了。有的說六藝

詩書禮樂
易春秋

都是周公的舊

典。周公確是個能夠苦思的人，又是王室的嫡系，開國的元勳，他用了許多『夜以繼日』的工夫，來定一種國家永久的大計畫，也是意中的事。他那典章制度，條理詳密，組織完備，實前古所無，在政治思想史上開一新紀元，大有可惹人注

意之處。所謂『文武之道，布在方策』，那布在方策的東西，恐怕是大半出於周公，假文武之名以行的。但是當時周公的制度既未十分大行，一般舊學先生，或不盡以新朝制作爲然，很少人把他拿來澈底研究。孔子生於魯國，魯是周公的封地，孔子盡見周禮，大大佩服周公的爲人，論語上有『久矣不復夢見周公』之嘆。於是周游列國，歷干諸侯，無非要達到他從周的主張，實現周公的制度。晚年又將周公六藝，加以修定，格外發揮光大，就中間找出些倫理政治的標準，來教授門弟子。所以孔子可算當時的新學大家。新學創於周公，成於孔子。因爲他與周以前的政治學原理，不甚相同，所以叫做新學，後來就成爲北方學派；而所謂『古之道術』的舊學，反在南方有特別的發展，成爲南方學派。

南北兩派政治的主張，南派是自然主義，北派是人爲主義。南派以爲國家社會發達，是那環境上時勢上所造成的自然結果，爲政者祇在因勢利導；北派却以爲政治進步，是一般執政聖賢的人格教令所感化，可以預定一種圓滿妥善的

計畫，如那些制禮作樂的辦法。這不過說他們原理上區別的大概，此外也尚有各樣的細節，以後再爲詳論。中國開化，南方比北方較晚，南學本是北方周以前伏羲以來的君相或思想家相傳的學說，是由事實上經驗所得來的，也是古代北方學者所向來服膺的。但是周公的制作一出，較從前格外整齊明備。又得孔子加以發明，頓然開了新學的局面，北方學者的視線，就爲之轉移了。老子以南方人而久居北方，又掌管柱下藏書，熟習古史，深觀前人種種大功業成就的原因，及周公新制不能永久施行有效的緣故；了然於他們的得失，就此發見了好些人事上的公例，來做他政治倫理的法則。孔子的歸宿在王道，老子的歸宿在皇道。孔子講仁義，老子講道德。孔老的影響成了後來南北學派分立的形勢。北派的政見，多依據德性上的感情；南派的政見，多依據利害上的需要。北派好比社會主義中的烏託邦一派，如 Robert Owen, Utopian 之類，議論表面較爲美觀；南派好比社會主義中的唯物史觀一派，應用內容，較爲切實。但嚴格論起來，北派

儒家最高的政治思想，如大同主義等確近於社會主義，南派道家最高的政治思想，實近於無政府主義。

南北兩派政治思想的不同，一部份固因地理上的關係；黃河流域的思想，自然與揚子江流域的思想有些區別。但及他們學派已成，影響所被，則南人也有信仰北派的，北人也有崇尚南學的。孔門中間也有南人，南派正宗的道家固以南人爲多，其餘南派的支流，如縱橫家，法家等，就多有北人，蓋戰國之末，南派學說的勢力，早已侵入北方了。

北派自以儒家爲正宗。孔子弟子，雖分爲八儒，他們的言行，不盡可考，據所能看見的，却無甚異同。此後孟子荀子，都是純正儒學中間雖小有出入，無礙大體。南以道家爲宗，此外縱橫家的捭闔揣摩之術，實是出於老子，申韓的刑名法術，太史公以爲『原於老子道德之意』，確是不錯的，許行也由道家蛻化而成，一派很近於無政府主義。

南北兩派以外，同時有非南非北的折衷派，就是墨家和名家。雖然他們的思想近於南派的地方較多，但子細看來，仍以他們爲獨立的折衷派較爲適當。他們欲於南北兩派以外，別樹一幟。但他們政治上的本領和見識，是很薄弱的，他們的辦法，是不完全的；學理是淺近的。僅僅做出一種悲天閔人的態度，佐以名言詭辯的小巧，來立異取名。墨翟，宋鉞，尹文，都是這一路。名家本來出於墨辯，公孫龍惠施之徒，又不足論了。

南派學說，在戰國末葉影響最大。漢興尊重五經，以後便爲北學統一時代；南學愈微，往往被人看做異端。此編所述古代政治思想，注重春秋戰國之際，南北兩派思想之異同，兼及當時折衷派之政見。至於後世南北兩派思想之承繼者，僅於結論中約畧敘述，不復詳考。

第二章 北方政治思想

第一節 北學之淵源與周公

古來帝王，多半出在北方。那些帝王，據古史上說起來，都是大有本領的人，他們的言行就是倫理政治的標準。不過太古的時候，所有皇帝的記錄，雜在神話當中，孔子集北學之大成，祇有在易繫辭上，易繫辭是否孔子作尚無定論，但總是北學家的作物。說及伏羲，神農，黃帝，至於尙書，就斷自唐虞爲始。豈非因爲時代較近，事實較爲可信嗎？中庸說：『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』後儒稱孔子是承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道統。但堯舜禹湯，雖是在他那時代的國家政治上，曾經建立過大功業。不過細看那時代的情形，國家統一的事業尙未完成，那裏說得上有甚麼美備的制度。祇有周初的文化，確較進步，所以能夠發生有系統的政治組織。如周公那些制作，固斷然爲前古所無的。孔子自謂從周，在政治上固是完全擁護周公的制度。堯舜禹湯，就使相傳有些斷片有價值的道理，那會及得周公的條理整齊。況且儒墨所說的堯舜，也不一致，難於徵信。韓非子說：

孔子，墨子，俱道堯舜，而取舍不同，皆自謂真堯舜，堯舜不復生，將誰使定儒墨

之誠乎？（韓非子顯學篇）

荀卿是較晚出的北學家，他就老實說法，後王即指文武。文武的道理，無不包羅在周公的著作裏面，所以現在祇認周公爲北方政治學的初祖。六藝是周公舊典的話，姑且不論。目前單考究周公的制作，在政治史上價值如何？

周朝所以滅商得天下，全靠太公的謀略；其後治天下，全靠周公的政策。太公是個北方深於古之道術的舊學家，文王初請他出來，做了謀主，輔佐武王，成就伐紂的大功。他年紀最老，功成以後，便到他齊國封地去了。周公却是武王的介弟，是個好學深思的少年，文才又好，伐紂時的牧誓，就是周公做的。武王克商，不過兩年，就病死了。那時成王只有十三歲，武王把建設國家的大計，完全付託周公。武王既歿，周公攝政，他那地位，就與天子一般。他成日夜的想法子，要創造一個周朝政治的新局面；又禮賢下士，『一飯三吐哺，一沐三握髮』，結果做成一種

前古所無的制度。他雖遭遇了許多困難，他那制度，在當時似確已頒行，不過或者未得到普遍和長遠的效力。他那創造的才能同他的思想，實是偉大可驚的。既已假定周初的制度，完全出於周公，現在祇能舉其最大的，莫如封建，井田，學校，三項：

(一)封建 封建是將全國的土地，劃成若干國，周以前已有這種制度，不過周朝格外詳備。他那建國的方法，先分別九服。方千里曰王畿，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，九服各五百里，藩服距王畿四千五百里，南北相距九千里，并王畿爲萬里，東西也是一樣。再拿九服來分封公，侯，伯，子，男，五等有爵位的人。公國方五百里，侯國方四百里，伯國方三百里，子國方二百里，男國方一百里。其餘尚有附庸。

又因爵位來制定食祿的多少，但在孟子時候，其詳已不可得聞。每國的宮室，城郭，禮節，朝覲，貢獻，等等，都有常規。王畿居中，九服遠近拱衛，那組織也是很細密的。

(二)井田 井田的制度，將兵役，租稅，教育等，都寓於其中；非最有思想的大政治家，不能創造這種系統謹嚴的制度。但是自來說法也略有異同，現在祇講個大概。王城九里，城內四圍中，附郭曰園，五十里曰近郊，近郊爲鄉，鄉外六百里曰遠郊，遠郊爲遂，遂爲鄉，二百里曰甸，三百里曰稍，四百里曰縣，五百里曰都，自鄉至都皆爲井。一夫一婦，受田百畝，益以公田十畝，廬舍二畝半，共計田一頃十二畝半。五口爲一家，八家九頃，共爲一井，就是井田。廬舍在內，其次是公田，又其次乃是私田。孟子說：『八家皆私百畝，同養公田。』所以私田有十，則公田有一，這叫做什一而藉。藉字是助字的意思，藉民之力，來幫助公田，與後來收租稅的道理一般。人民日就到田廬去力耕，到晚

回到所居的里巷，在田曰廬，在邑曰里。方里爲井，一里八十戶，八家共一巷。里的中間爲校室，選耆老爲教師，就是小學。至於井田出兵的方法，四井爲邑，四邑爲丘，丘有戎馬一匹，牛三頭，四丘爲甸，四六十有戎馬四匹，兵車一乘，牛十二頭，甲士三人，卒七十二人，干戈具備。大夫號稱百乘，諸侯稱千乘，天子稱萬乘，都是因他們領地的大小，按照井田出賦的數目來推算的。到農隙的時候，就講習武事。其他井田中溝，洫，洫，澮，塗，徑，等等的廣狹深淺，也各有定制，並有專官掌管修理事務。看管子書中，有許多與周官所記相出入，知道井田制度，當時列國確曾一度奉行，或者細節有些變通，是不能免的。

(三)學校 周制每里都有校室，每鄉都有庠序。民生八歲入小學，禮記上言十歲出就外傳，是指至遲不得過十歲之意。漢書曰：『十歲以下，上所養也，十歲以上，上所彊也。』則似當時也行一種強迫教育制度。小學所教，無非書計，樂舞，及長幼，儀節等。年十五入大學，其秀異者移於鄉，學於庠序。庠序

中的秀異者移於國，學於小學。由小學進於太學，叫做造士。然後加以爵命。

太學指王朝之大學，周有五學：東爲東序，西爲虞庠，北爲瞽宗，南爲辟雍。一卽大學。一中爲小學。

又有懲罰不帥教者的方

法。王制說：『命卿簡不帥教者以告，耆老皆朝於庠，不變。命國之右卿，簡不帥教者移之左，命國之左卿，簡不帥教者移之右，不變。移之郊，不變。屏之遠方，終身不齒。』至於考試的方法，學記說：『比年入學，中年考校，一年視離經辨志，三年視敬業樂羣，五年視博學親師，七年視論學取友，謂之小成。九年知類通達，強立而不反，謂之大成。』所有國家大典禮，如飲射，養老，釋菜，釋奠，獻馘，獻囚等，都藉學校地方來舉行。所以周時學校的範圍是很大的。其詳細的節目，雖不必盡出於周公，或者也有些是因襲前代舊制，但大體總經周公手定，爲他建國方略中之一部，是無可疑的。

封建，井田，學校，三項，是周政之最具有價值的。看他那制度互相聯貫，如經緯相交，至纖至悉，確是一人精思所成，不像前代已有的。周朝建國時形勢，似乎未必能

將這種制度全部實行，所以諸書所記，有好些參差出入的地方，有人就說王制也是兼明夏殷之制，這話却未可信。周公的制度，要藉禮記及他書來證明的不少，禮記自然記述周朝的制度較多，即令小小異同，或是施行和傳說上所生的差別，不能抹殺周公創造的精神，遽然認爲前代的舊制。至於講周禮是劉歆偽造，更是亂說。我們不妨把周官當做周公的理想國家，他那制度，要通體實現，纔有大作用的。井田的辦法尤好，足見周公的本領。推論他那效果，真能使無一夫不得其所。在周朝的時代，政治史上有這樣一個大思想家，確是不容易呀。

第二節 孔子之政治思想

周公的制作，雖是粲然可觀，到後來實行的效力，究竟很少，祇賸下些『布在方策』的文字。春秋時候，有孔子一個大聖人出來，對於周公，著實崇拜，也承認他那制度，比較最爲完美。所以孔子著書，大半根據周公舊典，加以刪修，並未別創甚麼政治的新辦法。雖然細看孔子晚年思想，似乎有點變動，公羊家曾說他有

改制變周的意思，但實際上沒有可以證明的條件。大約孔子栖栖皇皇，就是想把周公的制度，重行實現。所稱的『文武之道』、『王道』等，無非都在周禮制度當中。不過他推究這種好制度所以不能行的緣故，第一種是因為舊俗難變；第二種是因為王室衰微；第三種是因為諸侯專橫；第四種是因為道德墮落。他於是想利用倫理的方法，來補充政治之不足。首先就表明從周的主張。論語說：

子曰。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吾從周。

孔子在春秋當中，就表明他尊王的大義，對於諸侯專橫，深加貶刺。又考究王室衰微的原因，也是王者失德所致；於是想把執政者的人格改善，則周公所定的仁政，自較易於推行。論語上說：

子曰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拱之。（爲政）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『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。』（顏淵）

子曰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（子路）

孔子這思想，是要以修身爲本。由身推到家，由家推到國，可以拿堯來做比例。堯典說：

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。黎民於變時雍。孔子從黃帝孫得書三千餘篇，來修尚書。王充竟以尚書是出於孔子的鴻筆。孔子特在堯典提出此節，做他平日主張的根據。禮記大學，是孔門遺書，說得尤爲條目分明：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。

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此節最能發揮孔子在政治上一貫的主張。他以為周制已經完善，不必別立制度，但設法把一般的人格改善，將來周制就可以實行了。此事自要先從執政者的人格改起。他對於當時那些濫用刑政的人，極為不滿。論語說：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『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？』孔子對曰：子爲政，焉用殺。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（顏淵）

子曰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（爲政）

孔子的主張，是要養成執政者之德，來行周官之政。宋儒常說：『有關雉麟趾之意，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。』也是這等意思。他那種以修身爲治國之本的說話，流爲後來北方學者的常談。孟子說：『人有恒言，皆曰天下國家，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』北方政治思想，自周公創下了一個宏遠的規模，孔子又加一層推行的方法。使倫理政治，會合爲一，北方新學派的勢力，始格外